

辽宁教育出版社



桑简流 著

陈子善 编

西游散墨

新世纪
万有文库



新经典文库

桑简流 著

陈子善

西游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游散墨/桑简流著; 陈子善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6513-9

I. 西… II. ①桑… ②陈… III. 游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293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刘国玉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0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17.00 元

本书说明

本书是旅欧著名学者、作家桑简流学术随笔的合集，收入他的文化游纪《西游散墨》（一九五八年七月香港珍珠出版社初版）和他晚年的集外文十三篇。

桑简流生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原籍四川潼川，原名水建彤。他家学渊源，外祖父傅增湘是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学者，他从小耳濡目染，浸淫于中国文化典籍而为之入迷。后又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为圣约翰大学文学士，主攻历史和国际法。在大学期间，桑简流与钱钟书、徐訏、黄嘉德、宋淇等新文坛名家交游，又醉心于新文学。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桑简流从政的辉煌时期。他任国民政府驻新疆外交专员多年，并一度出使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他在新疆发现清代外交密档八千多件，飞渡天山七次，为阻止民族分裂、维护中国对新疆的主权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此期间，他对中亚史和中亚文化交流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十年代起，桑简流旅居香港，潜心于《水经注》和黄河史的研究，提出中国版图历史文化系由中亚中国（西域）和中原中国两部分合成的观点。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也获得了丰收。一九四七年，南京新民报社出版了他的诗剧《伊帕尔罕》。一九五四年，香港珍珠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历史小说《香妃》，这是这位传说中的历史女性首次进入小说。一九五五年，香港人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诗《惠特曼选集》，译笔典雅，被论者誉为“保持了原作雄壮的气魄”（宋淇语）。次年，香港人人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湖滨散记》（美国梭罗著）。

一九五七年夏，桑简流赴英国伦敦参加国际笔会大会，顺访欧洲

数国。《西游散墨》就是他此次游学的成果。它不是一部浮光掠影的普通游记，而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的学术考察札记。书中对英国历史文化的独到观察，对中亚文化交流史的详细考证，对梵文、波斯文、突厥文、希腊文等多种文字的熟练运用，在在显示作者非凡的学识，而“文笔老到，内容风趣”（董桥语）更使《西游散墨》平添一层文学的魅力。

八十年代以降，已经定居英国，停止中文写作多年（一九七〇年他曾与英国汉学家古柏合作编译了《李白与杜甫》英译诗集）的桑简流又应香港《明报月刊》之邀，撰写了《阿富汗随笔》、《希腊散墨》、《海外音书》、《闲话英国生活》、《茶乘小引》等一系列学术随笔，篇篇旁征博引，新见迭出，文章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文中不时闪现的家国故人之思也令人感动。

去国多年之后，桑简流的著作终于“回归”故里。相信今天的读者能从这部《西游散墨》中感受到这位才学过人的学者独树一帜的学术创见和拳拳的爱国之心。

陈子善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十日

西 游 散 墨

文史器物闲话
七海行踪随乘

序

章实斋曰：“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

冒昧付印这些散稿，无非诚心期望少数几位知己放在书斋案头，不吝指教。缺点在所不免。到了某种年纪和心境，为文往往耻于隐饰，因而文笔病在梗直(candid)。其次，自问根底浅薄，常怀戒心，唯恐文不胜质，质不胜文。文章是何其典重之作业，安能不出之以独具一格之晶简圆实文笔！不幸自愧未能。长久爱好文学，难免倦于诗剧散文的小乘，步出子集之境界，攀登经史之高峰，难免迷路、倏忽自失所在。

素描异域风物，很难得其神似。山水人物，别有历史背景和文化素质。这次西游途中，临空追想，证之以耳闻目见，深感西方文艺精神熹微不灭，竟尔保持西方气运不衰。尤以英国为然。侥幸自己早年读书偏重历史。希腊罗马的文明故实，大有助于即景生情。徜徉庙堂园苑之顷，每多逸趣，常随手记于随身册页纸角空白。归后引申追记，居然断续成篇。而篇数不少，居然集之成卷。谨以此卷献于知音。就中几篇文史小品，可以说是此行收集所得古董，价值微小，但不敢自秘。

书中零笺散简，请勿视作学术论文。虽不自量力，尚不敢如此自许。常自觉得，目前枯燥乏味，一无题目可谈。生逢无题世代，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文史话题，但愿清谈唤起雅兴，史笔提高文风。章实斋所谓“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余心向往之。但愿“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此付梓此书之微义也。

去年初秋，与当代文坛诸子同游东京、京都、奈良。私下共语，斯坦贝(John Steinbeck)自叹迟暮，预料未来美国文坛可能属诸一位

二十二岁尚未成名青年作家墨菲 (Denis Murphy)。人皆以余为后起之秀，殊不知余写作以来，已二十二年，不过尔尔，能不自叹才尽。莫洛维亚 (Alberto Moravia)、帕索斯 (Das Passos)、史班德 (Stephen Spender)、威尔逊 (Angus Wilson)、商松 (Audre Chamson) 艾里芜几位老友重逢，徜徉天龙寺、桂故宫、翠云山庄，清谈忘倦……在大会上我感叹如许老作家“迷途而知返”。史班德批评我立论失之泛统 (generaization) 而不求明晰 (distinction)。归来之后，又读到两篇批评文章：《热风》谓余译惠特曼诗用力过度；《中华》苏雪林教授批评余论“《水经注》与黄河源”牵强附会。三宗评语，均极的当。余似有泛统之病，此稿其能免不？

病中口述零散笔记由内子淑文代笔。沙千梦过目初稿即谓文笔淳朴自然，远胜余从前之作，余则认为文章自己的好。“改稿癖”作祟，自己动手一改再改。改好之后再请过目，叹曰：“大不如前。”周代金文辞有曰：“罪千罚(杀)千”，可以赠之矣。自问性情尚好，何以文笔甚怪？大概文章如实反映品行，不可强求。

游记而兼谈考据藏书，颇受外祖傅增湘(沅叔)先生《藏园群书题记》及《秦游日记》影响。少时常为老人抄稿。但何敢仰望高风！

余于译竟《俄史学》之后，并以多年西域研究因缘，此次英伦小住，观览所及，常自觉得彼邦风物颇值得注意，颇有可取。英人勇于自责，乐闻认真批评，不喜浮言溢美。是以得直言无隐，卷舒怡然。此部散稿，就英史、英国文学、甚至英国典章制度略加管窥。国人自命历史文化不凡，自应以较高历史文化衡量异邦。以《吾国吾民》言不及义的小乘趣味介绍民族文化者，余所不取。

余整理此稿，在扶桑小游之后。书中人物在东京不期而遇，朝夕过从，颇多逸趣，此时奔赴笔下。实为此书后语，而今且作前言。惜乎拙笔呆板，一如其人，莫可如何也。兹摘录扶桑日记数则，以见《西游散墨》之逊色，然而未必“大不如前”也：

午餐，无酒。斯坦贝不耐，问“何以？”赫希 (John Hershey) 戏

曰：“因瓦吉亚在座。”斯问：“伊何人？”告以即闭目合什朗读颂词之印度女作家。斯氏大呼：“沉之于海！”情状仿佛西门豹治邺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

英国大诗人史班德语我，昔年在马德里开会，西班牙内战正酣，一炸弹落于商松下榻园墙之外，商松向西班牙政府抗议：“西班牙对法国宣战！”星夜遄返巴黎。史又谓：诗人安蒲森夫人为共产党中人。余曰：“无怪其诗集中咏中国风景数首多五月榴花照眼红，或江花红似火之句！”彼又谓在东京遇陈石湘，年来在美讲学，谈吐风貌皆非，不似牛津旧日风采。余因忆史班德自传 (World Within World) 中曾慨乎言之：白居易元微之神父默契之情，不可复得。诚然！古人勇士与宝马默契，隐士与山水默契。近世写实小说流行以来，但闻人心囿于利欲，性恶情薄，即人与人间不复默契于心。何得有情？何得久远？

意大利文坛大师莫洛维亚私下语余，近曾应邀游莫斯科，见爱伦堡、西蒙诺夫，“面目憔悴，噤默无言，似乎饱经摧残 (complete broken men)”。又言及法捷耶夫自杀。某日，又促膝坐筵，史班德以目示余某贵宾(姑隐其名)正与莫洛维亚寒暄，耳语谓余曰：“对莫洛维亚大谈文艺复兴，未免太讽刺 (Irony)！”莫洛维亚坐余对面。余漫应之。史以余不识其趣也，为余赅然，曰：“解余何意乎？与莫洛维亚谈意大利古文学，实在对牛弹琴。”余仍呆若木鸡。史益赅然，曰：“莫洛维亚为所谓社会写实派，与之谈意大利古文，未免大杀风景。”余始悟。然史对余谈亦对牛弹琴矣，真讽刺，未免大杀风景。

有问余以当代中国文学者。余指殿廊外白沙禅院浅溪水，曰：“如斯而已！浅，无石，无藻，无流水音。夫外国文字莫不讲求经(文法)、音、义，而目前汉文白话无之。每以白话翻译外国作品，浅不可及。”又问余以将来。余曰：“以余观之，不外两途：(一)外来词藻融化入汉文，鲜苔潜影，水石清光。(二)史笔洗练文笔，渊源瀑布，回声磅礴。”有顷余曰：“余生之年，白话文问世。余固浅水蝌蚪也，余何知！”

京都古刹天龙寺闭会之日，大殿壁间悬出寺宝吴道子观音大士

像，宋代高僧释道安、释摩诃、梦窗国师、后醍醐天皇及释是海墨宝，狩野三乐名画等。众推余致词。席间史班德与余絮语，致不得闲静考虑何以为辞。史忽推敲以日本和歌为英诗俳句。谓余曰：“余得句，起句云：Six swans and six hundred geese……in their lonely flight。此韵脚 flight 不大妥，请为余改正之。”余谢不能，彼又问余左侧威尔逊……请余致词矣。余即席而言：“敢为京都尹告，在座远客莫不感谢。无论其为大乘之笔小乘之笔，均将以东京、京都、奈良之美，笔之于书，笔之于各种文字。”又曰：“人人都说京都好，风景似北京。然而今日盛会在京都，京都胜北京。”继谓：“问余有何感想？感想甚多。此时在座宾主趺坐蒲团，不适宜长谈，容余引余邻座史班德之言。余方问之京都如何，彼谓：余爱之，不欲归去！”又曰：“一百年来，西方西方战乱相寻，东方东方战乱相寻。愿今后文笔底定世界和平 (a World Without War through the pen)。”不知何以，每言一节，掌声雷动，千年古寺，山鸟惊散。无以结尾。忽忆方才史班德俳句，余信口以 typhoon, noon, soon, 做出三句俳句英诗。情景颇贴切。大意谓：“雨过天晴送台风，不散筵席竟日中，只恨别离太匆匆”。词毕，会众欢呼历久不息。余实得诸一时与史班德清谈。次日报纸大书特书，而日人以余之言，挽留史班德留居东瀛讲学矣。

朝鲜博士某，怒责日本亡其文学。继而余发言，博士坐余左，巴国诗人驻日大使冒利讲论波斯诗方毕，坐余右。余曰：“昔时唐人与波斯人曾经在乌浒水 (Oxus) 一衣带水之隔。唐诗与波斯诗或有因缘。有波斯诗人兄妹李存勖李舜弦者，居中国，以唐诗鸣。不幸，中国之人，为朝鲜将军 (高仙芝) 所将，阿恒逻 (Atlas) 一战大败。东西文学交流为之中阻。若夫彼时于乌浒未能得之者，今于东京得之矣。”一座倾服，谓余信手拈来都成妙谛，众口交赞。

宴各国文学俊彦于东京郊“香港园”。席间史班德谓余曰：“汝讲演中谓新诗人徐志摩乘飞机撞孔子故乡泰山而死，真耶？”余告以确有其事。史曰：“余尚以为汝戏言。”

余演辞尾，曾有一语刺史(班德)：“昔时前进作家迷途知返矣，知今是而昨非。然而流风所及，中国青年作家之追随者，颇多迷途不知返矣。”次日史发言，引余推崇惠特曼之语，谓亚洲之士(实指余)“失之泛统(generalization)，不求明确(distinction)”。

余自知为文为学常失之泛统矣，浅之故。《西游散墨》各篇，指事明确且名实精勘多矣。例如：“英吉利”之名，余考虑再四，决定玛尔博罗大公时代(相当乾隆初年)以前用之，以后称“英国”。试为英史断代，前人不察也。又如：写英伦秀宛青林，每用“翡翠”二字，言雨后风叶滴翠也，盖英国多雨。非泛泛形容树叶。泛用则既俗且误。树叶唯雨后作翡翠色。平时无翡翠之色；若名之曰翡翠，则郁勃青葱摇曳生姿者成为凝固之宝石盆景，岂不大煞风景。

此集不啻“茶盒”——经、史、子、集杂陈。请检心爱者过目，勿求顺序阅竟也。留心英史、英诗及英国事者，此稿可作“英国通鉴”读。有志治诗、治文、治经、治史者，此稿可作范本。今后学术研究，所视不可不广。通一艺不足，通一文(字)不足，精于一种文体亦不足矣。《鲜卑史料发现记》即其一例。以治史而论，固应读万卷行万里路，博通古今多种文字，复能为《尚书》以下各体以及语体文，则勉强可以融会贯通其大略，然尚不足以言扶精辨微也。

非余泛统，国史与西史确有相通。余究心此途，心得颇多，例如：秦之“博士”，源出西域 Bashi 一字，唐之仆射，实即突厥 Pasha，未尝无据也。至于英国，枢密掌玺首相，何异唐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乡军(militia)何异唐代府兵；海外领地，何异盛唐都护府也。此巧合，亦非不可解也。《怀莎》一文，余张“东风回雨”之说，可为谈助，亦可资思之再四也。

余游英伦之日，英伦犹海外“长安”，汉文藏书汉史器物至富。而我国内国外大陆海岛均不甚重视国学之日也。自来文物聚散无常，孰料今代竟远流英伦扶桑，两下珍藏北海。自板本藏书源流言，伦敦之于长安，犹巴格达之于亚城(Alexandria)，建康之于汴京也。是以余

不殚辞费，连篇累牍。而今海外汉文师资奇缺——甄别奇严，何不送子女往英国攻汉学？必可见所未见（敦煌石室经卷），闻所未闻（英国汉学及东方学术成就）。学而有成，可期大成；学而无成，可以为人师，不必与英人争教英文理科而未必可得。愿为父母者于此多留意焉！司马迁至章学诚仅通汉文而已，不通外文。今日学子文字兼通，所视何其广也。

英人深入亚洲文化，直探其源。而今亚洲人自弃其固有文化。英人汲收保爱之，当然有独得之秘。以言大乘，英人深居西藏百年，得其大藏。以言因明，英人游学印度百年，得其律宗。以言汉学，英人交通中国百年，得其大体。此外埃及、希腊、亚西、中东之学术，英国莫不得之于先，守之弗失。拓跋魏与爱新觉罗以来，汲收汉学之深，未有如英人者也。而精博尤不可及。东方纯儒之欲集大成者，何妨以牛津、剑桥、伦敦大学为“翰林院”，成就当有过清儒也。于此，今日海外华侨子弟乃得天独厚。

布伦罕宫、海斐勒宫，周围数十百里，古木幽深，恍如仙境。建筑壮美，历数百年犹崇冈独巍。如此宫室园苑，遍英伦三岛有四百余座之多。英人保守真善于保守矣。唯其经营用心无微不至以成其大，所以保之守之唯恐不及。其于海外属领亦如此。余欲不言，不能不言。汉人性情适得其反，清静无为。容余就史册一一覈之：我国史上，凡有建设，必为异族所为，汉人不与焉。长城驰道山宫青铜巨像，秦人为之也。云岗伊阙石刻及敦煌麦积石室，鲜卑羯氏羌也。九成宫梨园桃李园，突厥隋唐也。北京之官坛规模，辽金元清也。汉人皆陶渊明也。

《散墨》付刻既竟，始察觉记事颇有遗漏。知我者当不我怪。百年来，市井少年纷谈政治，天下大乱。莫敢谁何，伊于胡底！西游所见，此风已烟消云散。往者来者莫不敝屣政治，视同末流，不屑一谈。而余自少涉身丧乱，及李琪（Claudius Rich）之年而为政西域。今届当令之年，思之不胜厌倦，益知今是而昨非矣。西行所遇政治中人，自保

守贵胄以至英共人物均在内，议论虽多，实感无味，以是多所挂漏。

余抱病远行，实以自知不治乃作逍遥游。书中所记懒散失言爽约之处，或关病情，非关品行。望勿以此为余病。下笔时超脱生死界域，故颇直言无隐。不意两年来寄情书卷笔墨之余，病竟霍然而愈。先外祖常戒余曰：“医者尝断余当天，余二十岁起每日校勘群书，至少半一卷，五十年如一日，竟得长寿。”寿八十馀。目前世人精神涣散，而多疑难窒痛之症。昔时外祖欲以家学相传，余任性放宕，近少艾而远老迈。老人尝涕泗滂沱相规劝而余不听。及长而不学无术，而病，乃知劝学之言实“七年之艾”！

因忆余得父母兄弟之仁爱，识与不识慈之如父母兄弟者亦众。爱之适以害之矣。久之，以余任性疏狂，爱之者莫不皆曰可杀。疏失之处，于此书中概可见之。余为人则未必若是。近且更知补过。仍有疏失者，此时此刻举世壁垒森森，而余以何因缘竟得畅行无阻。美京、北京、苏京、英京以及东京，皆得乘风而至，难免人以为辞意之间气盖世矣。实则余之品质并不若是，亦毫无乘风归去之想。孔子周游列国，可以言天下之大任。圣贤之游也。余游，剩（馀）闲（人）之游也。古有游说之士。今则多国际旅客，仆仆风尘，匆匆赴会。会皆“言不及义”之会也，然而有乐为东道主以张国威者，亦有惶惶不可终日之食客，无聊之至！是余亦无聊之人也。

孙林方李孔晔伉俪于伦敦迎晤，约往其车县（Cheshire）乡间别墅小住，伴游北部名城兰开厦、伯明翰参观工业规模。届期，余亦爽约。后知车县景色幽绝，古塔园林遗迹仿佛唐宋郑汴郊外。惜未一至。若往，则鲜卑史料或无由发现。郑天锡大使自美洲来英小停，召宴，而余迟至席终始至。席间告余顷得电王亮畴病危。亮老为余父执，早年寄其门下，闻之怆然。又闻余姑夫金问泗大使在美双目几失明，一时不返比利时。余本定乘舟车往比京及海牙小游，至是亦兴味索然。若往，则归途未必取道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则无由经行吐鲁浑海、安吐犁，及乌尔废墟。然则，若去车县比京，见闻游记，当不若

此书文史散篇之晦涩枯燥。此亦足见余虽生斯世，实已古人，不解今人风趣。

伦敦所遇美国人士，莫不称道英国。美国大使阿德利治为一银行家。此外作家、教授、学者、商人相见晤谈者甚多。见解风度与远来东方者略有不同，多能虚心观摩淳朴之英语民族文化。石油商弗尔诺氏为余言：“英国能无过乎！但其魄力可佩。昔时英国每年加诸全世界之经济繁荣，超过目前长期美援之效果十倍。美国金融界向来毫无经营海外之经验，眼光及于国内而不及于国外。目前资金对外流通全系于援外法案，而援外法案须视国会一时高兴。实施举措呆笨迟钝，负责机构重叠繁复。规模大而无当，效果微乎其微。”以往美人未能“学而后进”，今以英国为他山之石，亦历史一时之现象。

世界将入二十一世纪矣，正少年懵懵懂懂。余则潜心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勤于龟甲考古，期以无明致于无黯。以是一时全然遗忘英游散稿。及夫友人书信频数，长夏殷殷，存问周至，奈余虽河汉，未便久唐。于是，暂置龟学于不顾，亟以此稿付梓，以报盛意。排字奇缓，绵延数月。盖余有改稿癖。又兼余善作极其工整一笔不苟之白字，手民不识且无法意度。书名余最重视，务期能与余笔名匹矣。初名之曰《英伦龟鉴》，取其凿实(true as turtle)之义。恐人不察而怪之，更名《西游喜神谱》，取梅花国魂之指，印书馆主人以为神佛符策之书也，认为不妥。乃更今名《西游散墨》。

历史人物往往以文章超度本身功过，长垂不朽。曹操、王安石以诗文，李煜以词，赵孟頫以书，以及当代双照楼、沁园春之绝唱，皆以文字之美，必得流传史册，久而弥高。宗教致人灵魂于不朽，文字致人名声于不朽。各国皆如此，中国尤然。文字卓落，必也衰世，衰世斯文之滥，莫若目前。出版物汗牛充栋，可传者百万卷中难得一见。余亦无所见之流耳，能不歉然！

学力浅，不敢下定论。《西游散墨》中片言只语不乏文史资料，甚至有英人未之前闻之英史笺证。然余未敢连缀成篇，盖恐失之泛统武

断，而仅零散出之，期待后学之有志于斯者集大成焉。因此，余但出题举要而已，都不俱论。言外之意，维有心人自得。例如《怀莎》，疑及莎翁身世。莎翁身世有何可疑！李白可疑也。余之方法或有可取。李白及李存勖李舜弦或皆波斯人也，李白之原名或即突厥波斯名 Riddipula 是也。然余不之明言。于《探幽听琴赏剑》提及波斯突厥波斯剑器，复提及洛赫曼涅诺夫为伊斯兰姓氏。言外之意皆有所指也。至若考据大月氏之祭祀月神，作月舟，读者或引申未来人类飞升月球乎？书中一再提及虞夏或异方文明入嗣中国历史宗庙，按之目前情形，岂非如此——鲜末 (Semite) 羯人马克斯与伊犁河西大月乌孙故地人列宁，竟篡入中国文化宗谱，肇成另一洪水？又如“朱虚”，余岂戏言。亘古以来，中亚大荒乃放逐流窜之域，纪昀、崇厚、林则徐之后，托洛斯基、莫洛托夫皆今代之“朱虚侯”也。余则不胜枚举。

《西域地名新证》等篇，绝学也。余少年剑履所及，足迹踵继张骞，行仪独惭班超。七渡天山。纵使愚顽，耳濡目染多矣。用敢考求罗布泊吐火罗。过目资料之精奇浩繁，几可望冯承钧、张星烺两师之项背。即以《册府元龟》一千卷言，宋元孤本藏于余外祖家，早得寓目。香港学海书楼所藏一部，适为余友赖恬昌兄先世所有，余因移家半山以便翻阅。此均不可多得之因缘。余固不敢自言青出于蓝。治《册府元龟》，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诸前辈之后堪继绝学之后学，或余乎？但今之学子读《西域地名新证》一篇，已胜读《册府元龟》一千卷，不能谓余无微劳。

治学之事岂易言哉！余愧甚。非博不能通。即以此书中随记各条言，非积数十寒暑之涉猎，旁征博引，无由得此十餘字。成此一卷，积年选弃之笔记废稿可付印百卷矣。直乃仿佛大海捞月。今只得《大月》之浮光掠影而已。泛海以周其广，犹未能沉潜于底以探其秘。是以余求淹博，而流于泛统。未能求精深也。岁月时间不许也。

或曰：“以此工力何不闭门精专研究，而事批改课卷教育学生，岂非荒弃时间？”其然，岂其然！夫学问之事，非有大仁大勇不足以涵养

大智。何以培养仁勇？非宅心仁厚，敝屣荣利，舍己为人，艰苦卓绝不可。精神愈用愈出，心胸愈拓愈广，神智愈清愈明，意境愈淳愈高矣。古人必待身经丧乱，以天下为心，贬谪服役，其诗文乃凿实不朽。今代史家汤因比于其《史论》卷十，亟言治史得力于劳心劳力服务，以其餘暇伏案，所得远胜闲居隐逸坐拥书城之人。司马迁下蚕室而愤慨，库勒利支吞烟霞而神奇，余曾心向往之。然犹不如清苦课徒之能提神养志也。近十年来交游学人中，唯吴天任所作《章学诚年谱》可以必传。何以故？吴氏得之于清苦任教之馀。今者天资甚高之学人，皆失之于急功近利。

余常慨然，信奉耶教者百年来无虑千万人，俱往矣，教徒中竟无一本汉文著述能以宛约之文宣扬其几微神明。又见十馀年来，各国以巨亿国帑，用之于海外宣传，且颇以中国之人为主眼，竟无一本汉人创作之“英国见闻”、“美国神貌”、“欧游随笔”问世。马哥李罗以来，西人所著中国见闻无虑数千种。前辈过从中杨宗翰、吴经熊、叶公超诸先生最能为而不为也。即以在港交游中，设想以左舜生氏《万竹楼随笔》清淳朴厚之笔写英国见闻，以徐訏兄高出近世心灵派大师简亨利 (Henry James) 之笔写欧游心影，以宋奇兄之精博无碍于今文学描写美国风貌，为何如耶？若能更得劳榦、周作人、卞之琳、梁实秋、李微尘、夏济安、姚莘农、柳存仁、蔡思果诸氏文笔之洗练，文学之有精专，美不胜收矣。然而，皆不屑为此。何以故？吾不知也。或国际文化交流之事，各国为政者初不具诚意也耶？

《西游散墨》非但为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之后所仅有。自此以往亦恐绝后。兴念及此能不太息。人类何时能相知，互敬，神交，默契！天下何时而得宽和静穆！

“不诚无物”，余所固信不疑。文字者盛放学术真理之器也。其内涵愈真淳，其外表愈应凿实。奉献神明之酒，应以青铜金器贮之，岂可以粗杯土陶？是余所以主张文字必须晶筒圆实。否则只如玻罩养珠，虽足乱真于一时，不能经久也。汉文非单纯一种，变体不下十种，甲骨

金文以降、秦、汉、骈丽、骚赋、诗词、佛典、道藏、宋明理学以及清代考据，通一已难。治学则不可不兼通。以往不通尚可。今代学子皆识英文法文。识外文而不通汉文者，不知外文所有者汉文已有之，往往引外国典籍名言以自炫于国人之前，则不免为国人所窃笑。余即常为人所窃笑矣。然今笑声渐止，盖余已知潜心汉文也。

举例言之：余往伦敦时，曾拟讲稿，稿中言及声教象教，误以为声音及形象之艺术。大谬矣，竟不知“声教”指文化影响，“象教”指佛教。往往逢人而谈。及届某日余欲就此发言，忽于座上昏然睡去。醒来已散会。奇哉，余甚蒙蔽不明，然每于失足失误之顷冥冥中似有神明暗中止之，使毋辱及宗邦文化。故余随时糊涂，而迄无大过。余学问所得皆自经常错谬中来，然而所得结论往往尚能“言之有物”。自谓得之于诚。

《散墨》字里行间插入英文原名甚多，且反复为之。亦有故。今欧西之人莫不知李白、杜甫、苏东坡之译名。而海外汉人学子竟不知汉文中荷马、莎士比亚、拜伦之为谁，亦不知如何汉译；外国地名人名译成汉文，皆离谱。一国学子学知天下事，在能以本国语言传述之。今则得自西文者，不能以汉文口述笔传，学之何用？近数年来，西方大梦初觉，教会以及各国政府恍然大悟，欲求中国再度拨乱反治，非能汉文之汉人自为教士自为循吏不可矣。而目前各国潜心汉学之士，反而浸渐多于国人治国学者。国人子弟岂可于此自暴自弃！

又余于纪游之余，一再提及英史及古史庙号名号。西人命名限于一定成式，喜同名；汉人则名号变化无穷，喜异其名。此东西异趣之一要目也。“名不正，言不顺。”犹忆余游英之日，母后伊莉莎白后酒会招待于克莱伦斯宫。母后与女王同名，英文名号同称 Queen。此间报章不察，皆误作“女王”。时女王固不在伦敦，在苏格兰避暑行宫也。

余虽生于白话初起之年，复有写白字之癖，静中思之，白话文学行至水穷处矣。小说及新诗绝无前途。目前学子读英文文学，又仅得其皮毛。呜呼，难矣哉！两下均不逢源。外国作品传神处，其自国之人